司馬文正公集

LIBRARY
NOV 10 1971
UNIVERSITY OF TORONTO

PL
2684
A1
1744
v.116

司馬文正公集卷之六十三

評　　臨汾後學劉組曾重鐫

子噲

堯舜之聖非以其能輕天下也迺以其能重天下也夫唯重天下故必得聖人然後授之禹之傳於子非私之也苟天下無聖人以授之則非子莫之傳矣夫父之傳子非至禹而後有之也蓋自生民以來有國家者無不然矣燕噲徒知慕堯舜之名不知察堯舜之實訹於姦言以陷於死

亡爲天下笑豈不悲哉孟子曰以天下與人易爲天下得人難豈非以燕噲而知之邪

應侯罷武安君兵

甚矣邪臣之害國也以得爲喪以成爲敗保身固寵不顧國謀損公而益私仆人而立己國家喪敗不與其憂世之患此亦已久矣

甘羅

甘羅以稚子名顯於世非有佗奇略正以勢力恐張唐耳雖云慧敏然君子治世無所取焉

范雎

穰侯相秦秦益彊宰制諸侯如嚴主之役僕夫左右前後無不如志此穰侯之功也范雎非能爲秦忠謀亦非有患於穰侯也欲行其說而穰侯適妨其路故控其喉拊其背而奪之位秦王視聽之不明遂至於遷逐母弟况穰侯何有哉穰侯雖擅權未至如雎之所言孔子惡夫佞者豈以此夫

秦阬趙軍

夫兵之設非以害人所以養人也殘暴如此其誰與之秦

七世役諸侯卒兼天下然其失策之大者有三焉欺楚懷王而虜之不信莫大焉阬趙降卒四十萬不仁莫大焉欺與國誅已降使諸侯疑而百姓怨不智莫大焉秦所以失天下之故多矣在此三者於不信之不信不仁之不仁不智之不智是以始皇墳草未生而四海横潰宗廟爲墟宛其禍本兆於此矣

項羽誅韓生

世皆以項羽不能用韓生之言弃關中之險故失天下竊謂不然夫秦據函谷東嚮以制天下然孝惠昭襄以之興

而二世子嬰以之亡顧所以用之之道何如耳地形不足議也項羽放殺其君不義之名明於日月宰制天下王諸侯廢公義而任私意逐其君以置其臣其受封者爭奪不服疎斥忠良猜忌有功使臣下皆無親附之意推此道以行之雖重金襲湯不能以一日守也況三秦之險哉

貫高

高祖以驕失臣貫高以狠亡君君臣之際不亦兩傷耶高不能輔君以義不忍小恥輕慮淺謀以陷弑君之惡卒亡其國禍自高始雖殺身破家以明張敖而令趙國社稷蕪

沒宗廟丘墟所存者小所亡者大所得者少所失者多槩以大義亦烏足言哉

漢高祖斬丁公

漢高祖可謂能遠謀矣臣無貳心古之命也縱君之敵以樹私恩姦莫大焉姦而爲惠勿報可也若將報之其望必大爲臣不忠而享大報雖無背施何以使人天下旣定姦不干正盡節者賞貳心者誅君無失刑臣無二心然後人無覬覦上下安矣宜乎子孫相承廟祀四百葢亦謀之遠矣周書曰遠乃猷此之謂矣

烹酈生

班固稱蒯通一說而喪三儁爲其亡田橫殺酈生驕韓信也以愚觀之漢王旣遣酈生下齊而不止韓信之進兵是則漢王殺之非蒯通殺之也惜夫一失其信羣臣孰敢爲之使諸侯孰敢爲之與雖得齊而有之所亡豈不多哉

戾太子敗

鉤弋夫人之子十四月而生孝武以爲神靈命其門曰堯母當是時太子猶在東宮則孝武屬意固已異矣是以姦臣逆窺上意以傾覆冢嗣卒成巫蠱之禍天下咸被其殃

然則人君用意小違大義禍亂及此可不慎哉

立鉤弋子爲太子

孝武以孝昭之生神異於人而復有早成之資違長幼之次而立之鑒於諸呂先誅其母以絕禍源其於重天下謀子孫深遠矣然而舉襁褓之子置之萬民之上非有孝昭之明霍光之忠鮮不危哉

誅趙廣漢

廣漢之爲京兆漢興以來無能及者周禮議賢議能然則雖有罪固當宥之况廣漢之罪不及死邪斯足以爲孝宣

魏相之累矣

張湯有後

或稱張湯矯僞刻薄而後嗣顯榮七葉不絕意者積善餘慶積惡餘殃近虛語耶應之曰不然所謂積者繼世相因之謂也故傳稱八元八凱世濟其美又稱三族世濟其凶此非積善積惡之謂耶欒書有惠於晉晉人思之黶雖剛愎猶得保其宗廟至盈無德鄉族遂亡然則黶之所以存書之餘慶也盈之所以亡黶之餘殃也祖父有德子孫爲不善未免禍敗慶何有焉祖父不善而子孫有德福祿將

集殃何有焉祖父爲不善而子孫又無德以蓋前人之愆則餘殃被之是以堯舜雖至德朱均不能免其災瞽鯀雖大惡舜禹無所虧其聖若張湯者雖險詖人也有子安世保輔漢室實有大功子孫嗣之率皆忠恪信厚恭儉周密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是光顯於後彌歷永世固其宜矣又何異焉

賈捐之

君子以正消邪捐之以邪攻邪宜乎其不濟矣

京房對漢元帝

甚矣闇君之不可與言也天實剝喪漢室而昏塞孝元之心使如木石不可得入至於此乎哀哉京房之言如此其深切著明也而曾不能諭何哉詩云匪面命之言提其耳匪手攜之言示之事又云誨爾諄諄聽我藐藐噫後之人可不以孝元爲監乎

高順

或問陳登高順皆有過人之才俱事呂布而登輸心魏祖親爲反間順盡力於布與之偕死意者順賢登歟應之曰不然古者列國並立同事王室故先王制禮諸侯有王大

夫有君君臣始終有死無貳漢氏平壹海內萬國一君天下之君唯帝室耳順於呂布雖備將佐無委質之分布者反覆亂人非能輔佐漢室而又彊暴無謀敗亡有證登知幾軒舉以存易亡徐豫克清百姓蘇息順託身失所迷遠不復以陷大戮易稱比之匪人豈謂順耶其才雖美未能及登自茲觀之優劣見焉

魏孝武帝初立

甚矣高歡之無道也其視君不如奕棋廢而置之在造次爾立君大事不詳如此取悔宜哉

魏孝武帝西遷

周書曰天之所壞不可支也元氏失政久矣而孝武欲輿之脫於高歡得宇文黑獺其所以異者無幾耳嗚呼爲人君者必制治於未亂保安於未危兢兢業業日愼一日不然怠惰荒淫使禍流子孫旣亂且危然後愼之其可乎

張巡

天授之謂才人從而成之之謂義發而著之事業之謂功精敏辯慱拳捷趫勇非才也驅市井數千之衆摧祿山百萬之師戰則不可勝守則不可拔斯可謂之才矣死黨友

存孤兒非義也明君臣之大分識天下之大義守死而不變斯可謂之義矣攻城拔邑之衆斬首捕虜之多非功也控扼天下之咽喉蔽全天下之大半使其國家定於已傾存於既亡斯可謂之功矣嗚呼以巡之才如是義如是功如是而猶不免於流俗之毀況其瞜瞜者邪

馮道爲四代相

忠臣不二君賢女不二夫策名委質有死無貳天之制也彼馮道者存則何心以臨前代之民死則何面以見前代之君自古人臣不忠未有如此比者然而尊官重祿老以

沒齒何哉夫爲國家者明禮義獎忠良襃義烈誅姦凶以厲羣臣羣臣猶愛死而忘其君況相印將節以寵叛臣其不能永享天命宜矣然而庸愚之人往往猶稱其智葢五代披攘人主歲易羣臣失節比踵於朝因而譽之欲以自釋余恐後世以道所爲爲合於理君臣之道將大壞矣臣而不臣雖云其智安所用哉

原

原命

子罕言命子貢稱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

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是則天道精微非聖人莫能知今學者未能通人理之萬一而遽從事於天是猶未嘗操舟而欲涉海不陷溺者其幾矣昔眭孟知有王者興於微賤而不知孝宣乃欲求公孫氏擅以天下翼奉知漢有中衰阨會之象而不知王莽乃云洪水爲災西門君惠知劉秀當爲天子而不知光武乃謀立國師劉秀秀亦更名以應之劉靈助知三月當入定州四月爾朱氏滅而不知滅爾朱者爲齊神武入定州者乃其首也此五子者其於術可謂精矣皆無益於事而身爲戮沒又況下此者哉夫天道

窅冥恍惚若有若亡雖有端兆示人而不可盡知也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是以聖人之教治人而不治天知人而不知天春秋記異而說不書唯恐民冒沒猖狂以趨於亂也

說

說玄

予少之時聞玄之名而不獲見獨觀雄之自序稱玄盛矣及班固爲雄傳則曰劉歆嘗觀玄謂雄曰空自苦今學者有祿利然尚不能明易又如玄何吾恐後人用覆醬瓿也

雄笑而不應諸儒或譏以爲雄非聖人而作經猶春秋吳楚之君僭號稱王蓋誅絶之罪也固存此言則固之意雖愈於歆亦未謂玄之善如雄所云也余亦私怪雄不贊易而別爲玄易之道其於天人之蘊備矣而雄豈有以加之適更爲一書且不知其焉所用之故亦不謂雄宜爲玄也及長學易苦其幽奥難知以爲玄者賢人之書校於易其義必淺其文必易夫登喬山者必踐於坱圠適滄海者必沿於江漢故願先從事於玄以漸而進於易庶幾乎其可跂而望也於是求之積年始得觀之初則溟涬漫漶略不

可入迺研精易慮屏人事而讀之數十過參以首尾稍得
闚其梗槩然後喟然置書歎曰嗚呼揚子雲真大儒者邪
孔子既沒知聖人之道者非子雲而誰孟與荀殆不足擬
況其餘乎觀玄之書明則極於人幽則盡於神大則包宇
宙細則入毛髮合天地人之道以爲一刮其根本示人所
出胎育萬物而兼爲之若地履之而不可窮也若海挹之
而不可竭也葢天下之道雖有善者蔑以易此矣考之於
渾元之初而玄已生察之於當今而玄非不行窮之於天
地之季而玄不可亡叩之以萬物之情而不漏測之以鬼

神之狀而不違槩以六經之言而不悖藉使聖人復生視玄必釋然而笑以爲得已之心矣乃知玄者以贊易也非別爲書以與易角觸也何歆固知之之淺而過之之深也或曰易之法與玄異雄不遵易而自爲之制安在其贊易乎且如與易同道則既有易矣何以玄爲曰夫畋者所以爲禽也網而得之與弋而得之何異書者所以爲道也易網也玄弋也何害不既設網而使弋者爲之助乎子之求道亦膠矣且揚子作法言所以準論語作玄所以準易子不廢法言而欲廢玄不亦惑乎夫法言與論語之道庸有

異乎玄之於易亦然大廈將傾一木扶之不若衆木扶之之爲固也大道將晦一書辯之不若衆書辯之之爲明也學者能專精於易誠足矣然易天地玄者所以爲之階也子將升天而廢其階乎先儒爲玄解者誠已善矣然子雲爲文既多訓詁指趣幽邃而玄又其難知者也故今疑先儒之解未能盡契子雲之志世必有能通之者比老終且學焉

述

述國語

先儒多怪左丘明既傳春秋又作國語爲之說者多矣皆未甚通也先君以爲丘明將傳春秋乃先采集列國之史冊別分之取其菁英者爲春秋傳而先所采集之稾因爲時人所傳命曰國語非丘明之本志也故其辭語繁重序事過詳不若春秋傳之簡直精明渾厚遒峻也又多駮雜不粹之文誠繇列國之史學有厚薄才有淺深不能醇一故也不然丘明作此複重之書何爲耶然所載皆國家大節興亡之本柳宗元邪佞之人智識淺短豈足以窺望古君子籓籬而妄著一書以非之竊懼後之學者惑於宗元

之言而簡弃此書故述其所益以張之

四言銘系述 元豐二年五月十七日作

迂叟爲四言銘見者忽之曰老生常談耳故有系述孔子稱才難夫才者所受於天非人所能強也故推十合一曰士千人曰俊萬人曰傑出於其類拔於其萃此其所以難也聞言易悟曰聰睹事易辯曰明敢爲不懼曰勇強力不屈曰徤有是四者才則美矣然未足恃也自古恃才而不懃德行以殺身喪家亡國者踵相及也彼皆天之所與非已之所爲又奚足以驕人哉君子則不然有其才必思美

其行以成之盡心於人曰忠不欺於己曰信善父母曰孝善兄弟曰友夫孝友百行之先而後於忠信何也苟孝友而不忠信則非孝友矣能是四者行則美矣未及於德也正直爲正正曲爲直適宜爲中交泰爲和正直非中和不行中和非正直不立若寒暑之相濟陰陽之相成也夫察目睫者不能見百步瞻百步者亦不能見目睫均是德也執其近小而遺其遠大守其卑淺而忘其高深是猶不免爲小人焉故君子好學不厭自強不息推之使遠廓之使大聳之使高研之使深發于心形于身裕于家施于國格

于上下被于四表雖堯舜周孔莫不本於是矣嗚呼捨是而云道者皆不足學也

贈

書心經後贈紹鑒元豐五年十二月十三日作

余嘗聞學佛者言佛書入中國經律論三藏合五千四十八卷般若經獨居六百卷學者撮其要爲心經一卷爲之注者鄭預最簡而明余讀鄭注乃知佛書之要盡於空一字而已或問楊子人有齊死生同貧富等貴賤何如楊子曰作此者其有懼乎此經云照見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

似與楊子同指然則釋老之道皆宜為憂患之用乎世稱韓文公不喜佛常排之余觀其與孟尚書書論大顛云能以理自勝不為事物侵亂乃知文公於書無所不觀蓋嘗徧觀佛書取其精粹而排其糟粕耳不然何以知不為事物侵亂為學佛者所先邪今之學佛者自言得佛心作佛事然皆不免侵亂於事物則其人果何如哉西京僧官凡六員曰錄曰首座曰副首座左右街各一有缺則選僧之有行業者補之又缺則以次上遷遠左錄而止崇德僧紹鑒既為左首座矣會足有微疾乃嘆曰吾弃家為僧固求

自安逸今已病而猶自勤於僧職豈吾本心哉卽投牒自請解去時左錄新物故其徒皆止之以爲宜待次補鑒不聽旣解去明日右錄亦物故補其處者乃位於鑒下之人也其徒皆爲之恨鑒處之恬然噫鑒儻不知事物之空能如是乎鄭經刻石於天寶末今頗刓缺余賢鑒能不以所重易所輕且欲勸之俾全其所得乃命吏好寫一通以贈之

諭

諭若訥 熙寧五年

熙寧六年冬光在洛陽有衢州僧若訥袖書來見曰仁宗
皇帝時得召對成化殿命講所學經且作頌三篇上甚喜
後數日中使賜若訥紫衣辭曰臣所爲不遠千里求見明
主者欲獻其所學庶幾廣之於天下今陛下乃賜臣紫衣
非臣志也臣不敢奉詔使者三返終辭不受上乃飛白安
淨二字以賜若訥若訥然後舉首加額受而藏之若訥野
僧也生江湖間一旦萬乘之主召入禁中而訪所學授以
二字蓋師號之類也天下僧受師號者何可勝紀有能親
屈帝筆如若訥之光榮者乎若訥是以不敢忘先帝不貲

之恩思有以報之向聚吾師所述之經五千餘卷合爲一藏名曰報恩經藏徧請朝廷輔佐之臣譔文書石瑑而立之今又將刻所賜二字於石以傳於後子爲我序其事而記之光謝之曰光儒者素不習釋氏書將何以發明上人之學與受賜之繇且文辭鄙陋何敢輒寓名諸公之末自陷不知量之罪乎若訥固請不已曰若訥去冬已嘗犯寒至洛值子西適秦不克見而返今茲復來非有他求欲得文而已若訥豈不知朝廷貴人及四方能文者甚衆欲爲斯記者亦不鮮若訥皆不願得而唯子之求何子拒我之

深乎光甚愧其言因諭之曰上人之志於光勤且厚如此光敢無辭以爲復抑仁宗皇帝既嘉上人不受命服賜以二字豈師號之謂邪葢以褒勸上人之德也上人亦嘗深思其指乎夫安淨德之美者也既曰安矣則於物宜無求既曰淨矣則物不得而間之是故安如磐石雖加減萬鈞不爲之低昂淨如淸水有一毫入之則累矣上人既能知先帝之大恩當謹守聖言而力行之以無負先帝之所期乃所以報也經藏奚爲哉況光之文又足求邪

訓

訓儉示康

吾本寒家世以清白相承吾性不喜華靡自爲乳兒長者加以金銀華美之服輒羞赧棄去之二十忝科名聞喜宴獨不戴花同年曰君賜不可違也乃簪一花平生衣取蔽寒食取充腹亦不敢服垢弊以矯俗干名但順吾性而已衆人皆以奢靡爲榮吾心獨以儉素爲美人皆嗤吾固陋吾不以爲病應之曰孔子稱與其不遜也寧固又曰以約失之者鮮矣又曰士志於道而耻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古人以儉爲美德今人乃以儉相詬病嘻異哉近歲風

俗尤爲侈靡走卒類士服農夫躡絲履吾記天聖中先公爲羣牧判官客至未嘗不置酒或三行五行多不過七行酒沽於市果止於梨栗棗柿之類肴止於脯醢菜羹器用甆漆當時士大夫家皆然人不相非也會數而禮勤物薄而情厚近日士大夫家酒非內法果肴非遠方珍異食非多品器皿非滿案不敢會賓友常數日營聚然後敢發書苟或不然人爭非之以爲鄙吝故不隨俗靡者葢鮮矣嗟乎風俗頹弊如是居位者雖不能禁忍助之乎又聞昔李文靖公爲相治居第於封邱門內廳事前僅容旋馬或言

其太監公笑曰居第當傳子孫此爲宰相廳事誠隘爲太祝奉禮廳事已寬矣叅政魯公爲諫官眞宗遣使急召之得於酒家既入問其所來以實對上曰卿爲清望官柰何飲於酒肆對曰臣家貧客至無器皿肴果故就酒家觴之上以其無隱益重之張文節爲相自奉養如爲河陽掌書記時所親或規之曰公今受俸不少而自奉若此公雖自信清約外人頗有公孫布被之譏公宜少從衆公歎曰吾今日之俸雖舉家錦衣玉食何患不能顧人之常情繇儉入奢易繇奢入儉難吾今日之俸豈能常有身豈能常存

一旦異於今日家人習奢已久不能頓儉必致失所豈若吾居位去位身在身亡常如一日乎嗚呼大賢之深謀遠慮豈庸人所及哉御孫曰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共同也言有德者皆繇儉來也夫儉則寡欲君子寡欲則不役於物可以直道而行小人寡欲則能謹身節用遠罪豐家故曰儉德之共也侈則多欲君子多欲則貪慕富貴枉道速禍小人多欲則多求妄用敗家喪身是以居官必賄居鄉必盜故曰侈惡之大也昔正考父饘粥以糊口孟僖子知其後必有達人季文子相三君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君

子以爲忠管仲鏤簋朱紘山薋藻梲孔子鄙其小器公叔文子享衛靈公史鰌知其及禍及戌果以富得罪出亡何曾日食萬錢至孫以驕溢傾家石崇以奢靡誇人卒以此死東市近世寇萊公豪侈冠一時然以功業大人莫之非子孫習其家風今多窮困其餘以儉立名以侈自敗者多矣不可徧數聊舉數人以訓汝汝非徒身當服行當以訓汝子孫使知前輩之風俗云

司馬文正公集卷之六十三終

司馬文正公集卷之六十四

臨汾後學劉組曾重鐫

策問

學士院試李清臣等策問一首 熙寧三年三月二十八日王介甫言於上以為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流俗不足恤故因策目以此三事質於所試者范景仁復至曰流俗不足恤一事我已為策目矣遂削之明日禁中以紙帖其上別出策目試清臣等

問先王之治盛矣其遺文餘事可見於今者詩書而已矣詩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書曰面稽天若蓋言王者造次動靜未嘗不考察天心而嚴畏之也詩曰毋念爾祖聿修

厥德書曰有典有則貽厥子孫蓋言三代嗣王未有不遵禹湯文武之法而能爲政者也詩曰先民有言詢于芻蕘書曰有廢有興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則繹蓋言與衆同欲則令無不行功無不成也今之論者或曰天地與人了不相關薄食震搖皆有常數不足畏忌祖宗之法未必盡善可革則革不足循守庸人之情喜因循而憚改爲可與樂成難與慮始紛紜之議不足聽采意者古今異宜詩書陳迹不可盡信邪將聖人之言深微高遠非常人所能知先儒之解或未得其旨邪願聞所以辨之

賢良策問一首 為邵興宗作 皇祐四年

問國家比下詔書以延天下豪俊之士待之以不次之位豈特以學問之富爲賢良文辭之麗爲方正邪蓋思得先古之至道當今之要務施之於事以安元元此主上所以側席而求寤寐而思者也今子大夫褎然爲舉首固當有以副所以待之之意而不愧乎其名矣言及之而不言則幾於所謂隱者乎昔三代之王也遠者八百載近者不減四百後世王天下者鮮能及之陵夷衰微至於五代或四三年敢問前之所以延者豈世有哲王以守其業後之所

以釁者豈繼嗣不肖不能享其功歟抑繇祖宗建法垂統明備固密子孫不能敗邪至治之世耕者讓畔漁者讓澤今國家修明禮義以切礪天下久矣而退讓之風未甚行於朝爭奪之俗未盡絕於野秋毫之利捐仁廢誼爲之而不恥上下病之而不能革也又內外百吏或侵牟細民苟不得其欲則轉賞爲罰倒直爲曲寃痛失職吁嗟滿道雖待之以重誅嚴刑而不能止也茲二者豈世俗澆僞不可復振將教之禁之之道有所未備也漢有天下至於孝文纔三十年而帛朽於庫粟流於庾國家平定宇內嚮風九

十載而公私之積日以凋耗議者推測其故而未能明也憂者雖衆而莫能謀也敢問所以明之謀之亦有其術歟又若韓非之五蠹荀悅之三遊此皆先世之患而今猶未息者也將何道以息之至於朝政之善有所未盡黎庶之病有所未聞子大夫其精心致思條析陳之靡有所遺有司將以復於上而行之焉毋悼後害以枉執事苞忠隱知而不自盡以取美祿榮名而已

進士策問十五首

問昔季路冉有公西華曾晳閒居縱言各陳其志趙文子

觀於九原以爲死者可作想慕隨會之爲人夫材性散殊不可致之於一塗愛尚不同不可納之於一趣吾子懷材抱器待時而用前言往行心所常存然則志於道者何術慕於古者何人當位得時施於政而何尚修身立行選於德而何從蓋聞言不及之而言謂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今聽者雖非昔人之明而亦未爲不知己則其言也可無隱焉

問昔者堯遭洪水咨於四岳曰有能俾乂四岳薦鯀堯曰吁咈哉方命圮族則知鯀之不可用亦明矣四岳復薦曰

試可乃已堯遂命之治水九年功用不成然後黜之而與禹焉夫唐堯聖人之盛者舉事興爲豈容過差顧後之學者不能辨明耳不然使不善之人任事九年蒸民汎濫所廢者大所害者廣然後去之仁聖用心固不如此愚智有涯不能測遠吾子其辨焉

問稽於經傳帝王之際玉帛諸侯亡慮萬國當是之時聲教所被東不踰海西距流沙南不盡荆蠻北不及獯鬻以五服之民養萬國之君公有羨積私有餘儲征伐朝貢無歲而無咸出其中未嘗匱乏今國家奄有萬方囊括禹迹

加以兵革不試垂三十年累聖恭儉與民休息宮室不崇苑囿不廣衣服不麗飲食不精然比歲以來有事西虜發輸滯積以餽一隅乃復財用竭而不繼力役困而不給吁嗟之聲蕭然道路何曩者用民之侈而有餘今者用民之狹而不足乎變而通之必有其道此最國家之急而從政者之所欲聞也吾子明於古之道而察於今之故何施何爲而得國用舒民力足以及於古之世也仁者之言其利宜溥幸毋讓焉

問夏書曰賞延于世小雅裳裳者華刺幽王棄賢者之類

絶功臣之世是古有世祿之道也周書數紂之罪則曰官人以世而言春秋者公羊氏亦云譏世卿詩書春秋皆聖人所以儀範後世也今其言乃違戾如是豈聖人之道淵微奥遠學者不足以至邪願聞所以辨之而毋讓

問王者受天命臨四海上承天之序下正人之統故政治之本莫先於曆數曆數之紀莫大於正朔正朔者曆數之大端而萬事之維首也是以聖人重之三代之王視斗招搖建寅建丑建子以爲正月仰應三光俯順三統總象三材備在典策其傳詳矣至於唐虞以前則歷世儒生各爲

異見孔安國以爲建寅爲正得天之數自古皆用之湯武放伐以有天下革故鼎新然後有改正朔易人視聽之事今據唐虞之前無異正朔之文則似孔說得之然鄭康成依尚書緯以爲正朔三而改自古皆相變若循環然非至於夏商周而後變也孔子曰行夏之時自古皆用建寅何得謂之夏之時似鄭義復爲優夫正朔者帝王之盛節國家之大事而古今異論紛紛不決願吾子辨其得失明究其說使後來學者知其適從

問夫佐天子治四海安萬民使諸侯軌道四夷賓服百吏

稱職萬機辨治地平天成風雨和順者宰相之任也其功烈莫先焉王者封二王後所以存三統重缺二字班固漢書采漢興以來有金革之勤及蠻夷降王受爵邑者爲功臣表又采椒房母舅之家僥倖獲封者爲外戚恩澤侯表而自平津以降由丞相得侯者及商周之後皆不得附於功臣之列而猥編於外戚恩澤之間豈以爕理陰陽之重而居貫甲執兵之後先聖苗裔王者賓客而在武夫健將之左邪抑史氏將有深旨非淺識所知乎將不思而已矣願聞所以辨之

問祭典曰法施於民則祀之有功於民則祀之故厲山氏之子曰柱能殖百穀祀以爲稷共工氏之子曰勾龍能平水土祀以爲社湯既勝夏欲變先王之制以明革命於是乎以棄代而後世無及勾龍者故不易也夫平水土者莫尚於禹禹之功顧不及勾龍邪湯不祀禹以爲社而云後世無及勾龍者其旨何哉聖人覘爲必不妄也子大夫其懋明之

問世之爲詩者皆稱魯僖公能遵伯禽之法魯人尊之而爲之頌自孔子刪詩存而不去非虛美也今以春秋迹之

或違禮而動或作事不時至於修泮宮伐淮夷作新廟皆無聞焉殆若與頌不相應者其故何哉

問孟子稱盡信書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爲其以至仁伐至不仁而有血流漂杵也後之學者皆祖其言乃以書爲舛駁非若佗經之純美也嗚呼彼孟子者果愈於聖人邪書者果是非相冒中有可信不可信者邪學者病於隨風而呼順流而攘未有能排其門上其堂探其室嚌其胾而徒披猖橫騖乎藩籬之外彼又烏知其酸之正味邪乃欲信孟子而非書孟子又曰說詩者不以文害

辭不以辭害志斯言也豈獨可施於詩而不可施於書邪孟子之云書不可盡信者果是歟願與諸君訂之

問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說者以爲先王謂太王王季今據二南之詩大抵皆言文王之化或美召伯或美王姬烏在其爲太王王季也且如太王王季文王之詩何爲不編之雅頌而列於國風又文王之道被于天下何故其中雜有王者諸侯之風復何爲繫之周公召公皆惷昧所不識也二三君子與博於學願聞所以辨之其說

何也

問曲禮曰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按王制修六禮以節民性冠婚喪祭鄉相見此庶人之禮也舜典五服三就大夫於朝士於市此大夫之刑也夫禮與刑先王所以治羣臣萬民不可斯須偏廢也今曲禮乃云如是必有異旨其可見乎

問子曰侍於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夫聖人之道正直無隱豈伺人顏色而言邪必有微旨幸爲辨之

問春秋始隱之說誰氏為通

問春秋不書公即位何以特書王正月杜元凱以朝正於廟解之朝正于廟國家常禮非特行於君之始年也

問春秋貴儀父者為其能自通於大國繼好息民也夫小事大者盟不重於朝今犂來名而儀父字其說何也

疑孟

伯夷隘柳下惠不恭 元豐五年作

疑曰孟子稱所願學者孔子然則君子之行孰先於孔子孔子歷聘七十餘國皆以道不合而去其非非其君不事

乎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豈非非其友不友乎陽貨
爲政於魯孔子不肯仕豈非不立於惡人之朝乎爲定哀
之臣豈非不羞汙君乎爲委吏爲乘田豈非不卑小官乎
舉世莫知之不怨天不尤人豈非遺佚而不怨乎飲水曲
肱樂在其中豈非阨窮而不憫乎居鄉黨恂恂似不能言
豈非由由與之偕而不自失乎是故君子邦有道則見邦
無道則隱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非隘也和而
不同遯世無悶非不恭也苟無失其中雖孔子由之何得
云君子不由乎

陳仲子避兄離母

疑曰仲子以兄之祿爲不義之祿蓋謂不以其道事君而得之也以兄之室爲不義之室蓋謂不以其道取於人而成之也仲子蓋嘗諫其兄矣而兄不用也仲子之志以爲吾旣知其不義矣然且食而居之是口非之而身享之也故避之居於於陵於陵之室與粟身織屨妻辟纑而得之也非不義也豈當更問其築與種之者誰邪以所食之鵞兄所受之饋也故哇之豈以母則不食以妻則食之邪君子之責人當探其情仲子之避兄離母豈所願邪若仲子

者誠非中行亦狷者有所不爲也孟子過之何其甚與

孟子將朝王 元豐五年正月二十七日作

疑曰孔子聖人也定哀庸君也然定哀召孔子孔子不俟駕而行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過虛位且不敢不恭況召之有不往而佗適乎孟子學孔子者也其道豈異乎夫君臣之義人之大倫也孟子之德孰與周公其齒之長孰與周公之與成王成王幼周公負之以朝諸侯及長而歸政北面稽首畏事之與事文武無異也豈得云彼有爵我有德齒可慢彼哉

孟子謂蚳鼃居其位不可以不言言而不用不可不去已無官守無言責進退可以有餘裕

疑曰孟子居齊齊王師之夫師者導人以善而救其惡者也豈得謂之無官守無言責乎若謂之爲貧而仕邪則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仰食於齊非抱關擊柝之比也詩云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夫賢者所爲百世之法也余懼後之人挾其有以驕其君無所事而貪祿位者皆援孟子以自況故不得不疑

沈同問伐燕 元豐五年正月二十八日作

疑曰孟子知燕之可伐而必待能行仁政者乃可伐之齊無仁政伐燕非其任也使齊之君臣不謀於孟子孟子勿預知可也汎同既以孟子之言勸王伐燕孟子之言尚有懷而未盡者安得不告王而止之哉夫軍旅大事也民之死生國之存亡皆繫焉苟動而不得其宜則民殘而國危仁者何忍坐視其終委乎

父子之間不責善 元豐五年作

疑曰經云當不義則子不可不諍於父傳云愛子教之以義方孟子云父子之間不責善不責善是不諫不教也而

可乎

性猶湍水 元豐八年作

疑曰告子云性之無分於善不善猶水之無分於東西此告子之言失也水之無分於東西謂平地也使其地東高而西下西高而東下豈決導所能致乎性之無分於善不善謂中人也瞽叟生舜舜生商均豈陶染所能變乎孟子云人無有不善此孟子之言失也丹朱商均自幼及長日所見者堯舜也不能移其惡豈人之性無不善乎

生之謂性 元豐八年作

疑曰孟子曰白羽之白猶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告子當應之云色則同也性則殊矣羽性輕雪性弱玉性堅而告子亦皆然之此所以來犬牛人之難也孟子亦可謂以辯勝人矣

齊宣王問卿

疑曰禮君不與同姓同車與異姓同車嫌其偪也爲卿者無貴戚異姓皆人臣也人臣之義諫於君而不聽去之可也死之可也若之何其以貴戚之故敢易位而處也孟子之言過矣若有大過無若紂紂之卿士莫若王子比干箕

子微子之親且貴也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商有三仁焉夫以紂之過大而三子之賢猶且不敢易位也況過不及紂而賢不及三子者乎必也使後世有貴戚之臣諫其君而不聽遂廢而代之曰吾用孟子之言也非簒也義也其可乎或曰孟子之志欲以懼齊王也是又不然齊王若聞孟子之言而懼則將愈忌惡其貴戚聞諫而誅之貴戚聞孟子之言又將起而蹈之則孟子之言不足以格驕君之非而適足以爲簒亂之資也其可乎

所就三所去三

疑曰君子之仕行其道也非爲禮貌與飲食也昔伊尹去湯就桀桀豈能迎之以禮哉孔子棲棲遑遑周遊天下佛肸名欲往公山弗擾名欲往彼豈爲禮貌與飲食哉急於行道也今孟子之言曰雖未行其言也迎之有禮則就之禮貌衰則去之是爲禮貌而仕也朝不食夕不食君曰吾大者不能行其道又不能從其言也使饑餓於我土地吾恥之周之亦可受也是爲飲食而仕也必如是是不免於鬻先王之道以售其身也古之君子之仕也殆不如此

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

疑曰所謂性之者天與之也身之者親行之也假之者外有之而內實亡也堯舜湯武之於仁義也皆性得而身行之也五霸則强焉而已夫仁義者所以治國家而服諸侯也皇帝王霸皆用之顧其所以殊者大小高下遠近多寡之間耳假者文具而實不從之謂也文具而實不從其國家且不可保况能霸乎雖久假而不歸猶非其有也

瞽叟殺人

疑曰虞書稱舜之德曰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所貴於舜者爲其能以孝和諧其親使之進退以

善自治而不至於惡也如是則舜爲子瞽叟必不殺人矣若不能止其未然使至於殺人執於有司乃棄天下竊之以逃狂夫且猶不爲而謂舜爲之乎是特委巷之言也殆非孟子之言也且瞽叟旣執於臯陶矣舜惡得而竊之雖負而逃於海濱臯陶猶可執也若曰臯陶外雖執之以正其法而內實縱之以予舜是君臣相與爲僞以欺天下也惡得爲舜與臯陶哉又舜旣爲天子矣天下之民戴之如父母雖欲遵海濱而處民豈聽之哉是臯陶之執瞽叟得法而亡舜也所亡益多矣故曰是特委巷之言殆非孟子

之言也

史剡 并序

愚觀前世之史有存之不如其亡者故作史剡其細瑣繁蕪固不可悉數此言其卓卓爲士大夫所信者云

虞舜

堯以二女妻舜百官牛羊事舜於畎畝之中瞽叟與象猶欲殺之使舜塗廩而縱火舜以兩笠自扞而下又使舜穿井而實以土舜爲匿空出佗人井

剡曰頑嚚之人不入德義則有矣其好利而畏害則與衆

不殊也或者舜未爲堯知而瞽叟欲殺之則可矣堯已知之四岳舉之妻以二女養以百官方且試以百揆而禪天下焉則瞽叟之心豈得不利其子之爲天子而尚欲殺之乎雖欲殺之亦不可得已藉使得而殺之瞽叟與象將隨踵而誅雖甚愚人必不爲也此特閭父里嫗之言而孟子信之過矣後世又承以爲實豈不過甚矣哉

舜南巡狩崩於蒼梧之野葬於江南九嶷是爲零陵

剡曰昔舜命禹曰朕耄期倦于勤汝惟不怠總朕師是以天子爲勤故老而使禹攝也夫天子之職莫勤於巡狩而

舜猶親之卒死於外而葬焉惡用使禹攝哉是必不然或曰虞書稱舜陟方乃死孔安國以爲升道南方巡狩而死禮記亦稱舜葬於蒼梧之野皆如太史公之言予獨以爲不然何如曰傳記之言固不可據以爲實藉使有之又安知無中國之蒼梧而必在江南邪虞書陟方云者言舜在帝位治天下五十載升於至道然後死耳非謂巡狩爲陟方也嗚呼遂使後世愚悖之人或疑舜禹而非聖人豈非孔安國與太史公之過也哉

夏禹

禹以天下授益益避啓於箕山之陽禹子啓賢天下皆去益而歸啓啓遂卽天子位

剡曰父之位傳歸於子自生民以來如是矣堯以朱不肖故授舜舜以均不肖故授禹禹子啓果賢足以任天下而禹授益使天下自擇啓而歸焉是飾僞也益知啓之賢得天下心已不足以間而受天下於禹是竊位也禹以天下授益啓以違父之命而爲天子是不孝也惡有飾僞竊位不孝而謂之聖賢哉此爲傳者之過明矣

夏桀

桀走鳴條遂放而死桀謂人曰吾悔不遂殺湯於夏臺使至此

剡曰是言也存爲後世之懲勸其可乎

周文王

崇侯譖西伯於紂曰西伯積善累德諸侯皆嚮之將不利於帝紂乃囚西伯於羑里云云既出乃獻洛西之地以請紂去炮烙之刑紂許之

剡曰紂疑文王之得民故囚之既釋而又獻地以止其虐刑是正信崇侯虎之譖於紂也豈所謂遵養時晦以蒙大

難者哉且紂惟不勝其淫虐之心故爲炮烙之刑若能自止而不爲則不待受西伯之地若不能自止雖受地於西伯而爲之如故誰能禁之哉

由余

戎王使由余於秦秦穆公問曰中國以詩書禮樂法度爲政然尚時亂今戎夷無此何以爲治由余笑曰此乃中國所以亂也夫自上聖作爲禮樂法度僅以小治及其後世阻法度之威以督責於下下罷極則以仁義怨望於上上下交爭怨而相篡弑夫戎狄不然上含淳德以遇其下下

懷忠信以事其上此眞聖人之治也穆公以爲賢乃離間戎之君臣卒得由余而用之遂霸西戎

剡曰所貴乎有賢者爲其能治人國家也治人國家舍詩書禮樂法度無由也今由余曰是六者中國之所以亂也不如我戎夷無此六者之爲善如此而穆公以爲賢而用之則雖亡國無難矣若之何其能霸哉是特老莊之徒設爲此言以詆先王之法太史公遂以爲實而載之過矣

孔子

齊景公欲以尼谿田封孔子晏嬰進曰夫儒者滑稽而不

可執法倨傲自順不可以爲下游說乞貸不可以爲國云云

劄曰晏嬰忠信而有禮愛君而樂善於晉悅叔向於鄭悅子皮於吳悅季札豈於孔子獨不知而毀之乎

楚昭王將以書社地七百里封孔子令尹子西曰文武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今孔丘得據土壤賢弟子爲佐非楚之福也乃止

劄曰子西楚之賢令尹也楚國賴之亡而復存危而復安其志猶晏嬰也其言豈容鄙淺之如是哉

季布

季布聞曹邱生招權顧金錢與竇長君書使絕之曹邱聞之往見布揖曰使僕遊揚足下名於天下顧不美乎何拒僕深也布大悅留數月爲上客厚遺之

剡曰曹邱與長君善而布與書使絕之是以曹邱爲小人也及曹邱見以毀譽動已而已善之是養小人以自利也夫以毀譽動人及養小人以自利皆姦人之道也果如是則布惡得爲賢大夫

蕭何營未央宮

蕭何作未央宮高祖見宮闕壯甚怒何曰天下方未定故

可因遂就宮室且天子以四海爲家非壯麗無以重威且無令後世有以加也高祖乃說

剡曰是必非蕭何之言審或有之何惡得爲賢相哉天下方未定爲之上者拊循煦嫗之不暇又安可重爲煩費以壯宮室哉古之王者明其德刑而天下服未聞宮室可以重威也創業垂統之君致其恭儉以訓子孫子孫猶淫靡而不可禁況示之以驕侈乎孝武卒以宮室靡弊天下惡在其無以加也是皆庸人之所及而謂蕭相國肯爲此言乎

司馬文正公集卷之六十四終

臨汾後學劉組曾重鐫

迂書

迂書序 嘉祐二年作

余生六齡而父兄教之書雖誦之不能知其義又七年始得稍聞聖人之道朝誦之夕思之至於今二十有七年矣雖其性之昏愚僿而不能進然勤亦至矣時有所獲書以示人人之論高者則曰子之書庸而無奇衆人所同知也論卑者則曰子之書迂而難用於世無益也嘻我窮我之

心以求古之道力之所及者則取之庸與迂惟人之所名也我安得知之故命其書曰庸書亦曰迂書云

釋迂

或謂迂夫曰子之言太迂於世無益也迂夫曰子知迂之無益而不知其爲益且大也子知迂之有益而不知其爲損亦大也子不見夫樹木者乎樹之一年而伐之則足以給薪蘇而已三年而伐之則足以爲桶五年而伐之則足以爲楹十年而伐之則足以爲棟夫豈非收功愈遠而爲利愈大乎古之人惟其道閎大而不能狹也其志遂與而

不能邇也其言崇高而不能卑也是以所適齟齬而或窮為布衣貧賤困苦以終其身然其遺風餘烈數百千年而人猶以爲法嚮使其人狹道以求容邇志以取合卑言以趨功雖當時貴爲卿相利止於其躬榮盡於其生惡得餘澤以及後世哉如余者患不能迂而已矣迂何病哉

辨庸

或謂迂夫曰子之言甚庸衆人之所及也惡足貴哉迂夫曰然余學先王之道勤且久矣惟其性之惛也苦心勞神而不自知猶未免夫庸也雖然古之天地有以異於今乎

天地不易也日月無變也萬物自若也性情如故也道何如而獨變哉子之於道也將厭常而好新譬夫之楚者不之南而之北之齊者不之東而之西性可謂殊於衆人矣得無所適失其所求愈勤而愈遠邪嗚呼孝慈仁義忠信禮樂自生民以來談之至今矣安得不庸哉如余者懼不能庸而已矣庸何病哉

士則

或曰爲士何如迂夫曰士者事天以順交人以謹謹司其分不敢失隕而已矣或曰爲士者亦事天乎曰是何言也

天者萬物之父也父之命子不敢逆君之言臣不敢違父曰前子不敢不前父曰止子不敢不止臣之於君亦然故違君之言臣不順也逆父之命子不孝也不順不孝者人得而刑之順且孝者人得而賞之違天之命者天得而刑之順天之命者天得而賞之或曰何謂違天之命曰天使汝窮而汝強通之天使汝愚而汝強智之若是者必得天刑或曰何謂天刑曰人之刑賞刑賞其身天之刑賞刑賞其神故天之所賞者其神閒靜而佚樂以考終其命天之所刑者其神勞苦而愁困以夭折其生彼雖僂然而白首

猶貳負之臣桎梏而處諸石下雖踰千歲惡足稱壽哉或曰夫士者當美國家利百姓功施當時澤及後世豈獨齔齔然謹司其分不敢失隕而已乎曰非謂其然也智愚勇怯貴賤貧富天之分也君明臣忠父慈子孝人之分也僭天之分必有天災失人之分必有人殃堯舜禹湯文武勤勞天下周公輔相致太平孔子以詩書禮樂教洙泗顏淵簞食瓢飲安於陋巷雖德業異守出處異趣如此其遠也何嘗捨其分而妄爲哉

言戒

迃夫曰言不可不重也子不見鐘鼓乎夫鐘鼓叩之然後鳴鏗訇鏜鞳人不以爲異也若不叩自鳴人孰不謂之祅邪可以言而不言猶叩之而不鳴也亦爲廢鐘鼓矣

齲齒

迃夫病齲齒呻吟之聲達於四鄰通夕不寐有道士過之問曰子知病之所來乎曰不知也道士曰病來於天天且取子之齒以食食骨之蟲而子拒之是違天也夫天者子之所受命也若之何拒之其必與之迃叟曰諾於是以齒與蟲惛然而寐一夕而愈

蠆祝

迂夫夜立於庭拊樹而蠆螫其手捧手吟呼痛徹於心家人呼祝師祝之祝師曰子姑勿以蠆爲憀烈以爲凡蟲而藐之曰是惡能苦我哉則痛已矣從之少選而痛息迺謝祝師曰爾何術而能攘蠆之毒如是其速也祝師曰蠆不汝毒也汝自召之余不汝攘也汝自攘之夫召與攘皆非我術之所能及也子自爲之也於是迂夫嘆曰嘻利害憂樂之毒人也豈直蠆尾而已哉人自召之人自攘之亦若是而已矣

飯車

天雨迂夫出見飯車息於高蹊者指謂其徒曰是車也將覆不久矣行未十步聞讙聲顧見其車已覆其徒問曰子何用知之迂夫曰吾以人事知之夫天雨道濘而蹊獨不濡又狹而高是衆人之所趣也而車不量其力固狹擅高久留不去以妨衆人之欲進者其能無覆乎禍有鉅於此者奚飯車之足云

拾樵

迂夫見童子拾樵於道約曰見樵先呼者得之後毋得爭

也皆曰諾既而行相與笑語戲狎至驩也矯然見橫芥於道其一先呼而衆童子爭之遂相撻擊有傷者迸夫惕然亟歸而嘆曰夫天下之利大於橫芥者多矣吾不知戒而日與人遊恃其驩而信其約一旦有先呼而鬬者能無傷乎

知非 嘉祐三年五月二十五日作

或曰蘧伯玉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信乎曰何曾其然也古之君子好學者有垂死而知其未死之前所爲非者況五十乎夫道如山也愈升而愈高如路也愈行而愈遠學

者亦盡其力而止耳自非聖人有能窮其高遠者哉

天人熙寧七年三月十六日作

迂叟曰天力之所不及者人也故有耕耘斂藏人力之所不及者天也故有水旱螟蝗

無怪

迂叟曰有茲事必有茲理無茲理必無茲事世人之怪怪所希見由明者視之天下無可怪之事

理性命元豐二年十月二十八日作

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世之高論者競爲幽僻之語以

欺人使人跂懸而不可及憒瞀而不能知則盡而捨之其實奚遠哉是不是理也才不才性也遇不遇命也

事親 元豐四年作

迂叟事親無以踰人能不欺而已矣其事君亦然

事神 元豐四年正月十六日作

或問迂叟事神乎曰事神或曰何神之事曰事其心或曰其事之何如曰至簡矣不黍稷不犧牲惟不欺之爲用君子上戴天下履地中函心雖欲欺之其可得乎

寬猛 元豐四年十月作

迂叟曰寬而疾惡嚴而原情政之善者也

回心

或問子能無心乎迂叟曰不能若夫回心則庶幾矣何謂回心曰去惡而從善捨非而從是人或知之而不能從以爲如制騂馬如斡礴石之難也靜而思之在我而已如轉戶樞何難之有

無益元豐六年二月十七日作

迂叟曰言而無益不若勿言爲而無益不若勿爲余久知之病未能行也

學要元豐六年五月二日作

迂叟曰學者所以求治心也學雖多而心不治安以學爲

治心元豐六年六月二十三日作

迂叟曰小人治迹君子治心

文害元豐六年七月十八日作

或謂迂叟子於道則得其一二矣惜乎無文以發之迂叟曰然君子有文以明道小人有文以發身夫變白以爲黑轉南以爲北非小人有文者孰能之

道大元豐六年八月一日作

迂叟曰聖人之道如天地天地之間靡所不有衆人之道如山川如陵谷如鳥獸如草木如蟲沙各盡其分不知其外天地則無不包也無不徧也

毋我知

孔子曰殷有三仁焉葢孔子之前爲比干者則非微子矣爲微子者則非比干矣爲箕子者則非比干與微子矣至孔子然後人知三子者皆仁人也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如其仁如其仁孟荀氏之言曰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五伯以是觀之孟荀氏之道槩諸孔子其隘甚

矣

道同 元豐六年作

迂叟曰合天下而君之之謂王王者必立三公三公分天下而治之曰二伯一疑當作伯公處乎內皆王官也周衰二伯之職廢齊桓晉文糾合諸侯以尊天子天子因命之爲侯伯修舊職也伯之語轉而爲霸霸之名自是興自孟荀氏而下皆曰由王道而王由伯道而霸道豈有二哉得之有淺深成功有小大耳譬諸水爲畎爲澮爲谷爲谿爲川爲瀆若所鍾則海也大夫士畎澮也諸侯谿谷也州牧川也

方伯瀆也天子海也小大雖殊水之性奚以異哉

絕四 元豐六年作

或問子絕四何以始於毋意迂叟曰吉凶悔吝未有不生乎事者也事之生未有不本乎意者也意必自欲欲既立於此矣於是乎有從有違從則有喜有樂有愛違則有怒有哀有惡此人之常情也愛實生貪惡實生暴貪暴惡之大者也是以聖人除其萌塞其原惡奚自而至哉或曰毋意於惡既聞矣敢問聖人亦毋意於善乎曰不然聖人之爲善豈有意乎其間哉事至而應之以禮義耳禮者履也

循禮則事無不行義者宜也守義則事無不得聖人執禮義以待事不爲善而善至矣聖人豈有意乎其間哉或曰然則聖人之心其猶死灰乎曰不然聖人之心如宿火耳夫火宿之則晦發之則光引之則燃鼓之則熾旣而復掩之則乃晦矣深而不消久而不滅者其宿火乎聖人之心亦然治其心以待物物至而應事至而辨豈若死灰哉灰死則不復燃矣奚所用哉或曰毋固毋必奚以異乎曰在我爲固在人爲必聖人出處語默惟義所在無可無不可奚其固成敗禍福繫命所遭誰得而知之奚其必或曰然

則何以終於毋我曰有意有必有固則有我有我則私私實生蔽是故泰山觸額而不見雷霆破柱而不聞無意無必無固則無我無我則公公實生明是故秋毫過目無不見也飛蚊歷耳無不聞也其得失豈不遠哉

求用 元豐六年作

或曰士不好富貴則爲士者不得其用刑賞不行矣迂叟曰小人有才必求用于世以利其身不賞不勸不刑不懲君子有才亦求用於世以行其道勸不待賞懲不待刑自古亂臣賊子未有不出於好富貴者也爲上者亦何利焉

負恩 元豐七年四月二十八日作

迂叟曰受人恩而不忍負者其爲子必孝爲臣必忠

羨厭 元豐七年三月十五日作

迂叟曰人情若厭其所有羨其所不可得未得則羨已得則厭厭而求新則爲惡無不至矣

老釋 元豐七年十二月二日作

或問老釋有取乎迂叟曰有或曰何取曰釋取其空老取其無爲自然捨是無取也或曰空則人不爲善無爲則人不可治奈何曰非謂其然也空取其無利欲之心善則死

而不朽非空矣無爲取其因任治則一日萬幾有爲矣

鑿龍門辨元豐七年十二月二日作

或問禹鑿龍門闢伊闕有諸迂叟曰龍門伊闕天所爲也禹治之耳非山横其前水壅不流禹始鑿而闢之然後通也或曰何以知之曰孟子云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若鑿山以通水不可謂之無事矣

無爲贊元豐八年正月十九日作

學黄老者以心如死灰形如槁木爲無爲迂叟以爲不然作無爲贊

治心以正保躬以靜進退有義得失有命守道在己成功則天夫復何爲莫非自然

聖窮

聖人專以利人爲心於術無不知也穀而可辟則不教人耒耜矣死而可違則不教人棺槨矣夫豈非天使民食且死雖聖人不能違乎

諱有

人之情諱有而不諱無離婁之明人謂之瞽不愠矣柳下惠之和人謂之汚不怍矣

斥莊

或曰莊子之文人不能爲也迂夫曰君子之學爲道乎爲文乎夫唯文勝而道不至者君子惡諸是猶朽屋而塗丹雘不可處也眢井而羃綺繢不可履也烏喙而漬飴糖不可嘗也而子獨嗜之乎或曰莊子之辨雖當世宿學不能自解迂夫曰然則佞人也堯之所畏舜之所難孔子之所惡是青蠅之變白黑者也而子獨悅之乎

辨楊

或曰楊子之諂也以王莽爲可以繼周公軼阿衡迂夫曰

得已哉楊子之爲書也品藻當世蜀莊子眞仲元靡不及焉莽宰天下而自況於伊周敢遺謂子（四字恐有誤）何鮑之死不可不畏也雖然莽自況伊周則與之況黃虞則不與也其志將曰爲伊周而止斯可矣不止而至於篡伊周豈然哉

無黨

或曰吾子擯莊而引楊或者爲黨乎曰無黨也使莊爲楊書斯與之矣楊爲莊言斯拒之矣孰黨哉

兼容

或曰甚矣子道之隘也奚容之不兼迂夫曰沱潛之於江也榛楛之於山也兼容焉可也莠之於苗也水之於火也欲兼得乎哉

指過

或曰有人於此人指其過而告之曰則喜何如迂夫曰君子也或曰曷若無過而指諸迂夫曰君子履中正而行者也故有過則人得而指諸若夫不中不正之人終日所爲皆過也又安得而指之

難能

或曰堯舜之德何以爲難能迂夫曰舜自修於畎畝之中而聞於堯此舜之難也舜在畎畝之中而堯知之此堯之難也

三欺

迂夫曰鞠躬便辟不足爲恭長號流涕不足爲哀敝衣糲食不足爲儉三者以之欺人可矣感人則未也君子所以感人者其惟誠乎欺人者不旋踵人必知之感人者益久而人益信之

官失

迂叟曰世之人不以耳視而目食者鮮矣聞者駭曰何謂也迂叟曰衣冠所以爲容觀也稱體斯美矣世人捨其所稱聞人所尚而慕之豈非以耳視者乎飲食之物所以爲味也適口斯善矣世人取果餌而刻鏤之朱綠之以爲盤案之玩豈非以目食者乎

天人

迂叟曰天之所不能爲而人能之者人也人之所不能爲而天能之者天也稼穡人也豐歉天也

格

投壺新格 熙寧五年作

傳曰張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張文武弗爲也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君子學道從政勤勞罷倦必從容晏息以養志游神故可久也蕩而無度將以自敗故聖人制禮以爲之節因以合朋友之和飾賓主之歡且寓其教焉夫投壺細事遊戲之類而聖人取之以爲禮用諸鄉黨用諸邦國其故何哉鄭康成曰投壺射之細也古者君子射以觀德爲其心平體正端壹審固然後能中故也蓋投壺亦猶是矣夫審度於此而取中於彼仁道存焉疑畏則疏惰

慢則失義方象焉左右前却過分則差中庸著焉得十失二成功盡棄誠慎明焉是故投壺可以治心可以修身可以爲國可以觀人何以言之夫投壺者不使之過亦不使之不及所以爲中也不使之偏頗流散所以爲正也中正道之根抵也聖人作禮樂修刑政立敎化垂典謨凡所施爲不啻萬端要在納民心於中正而已然難得而制者無若人之心也自非大賢守道敦固則放蕩傾移無所不至求諸少選且不可得是故聖人廣爲之術以求之投壺與其一焉觀夫臨壺發矢之際性無麤密莫不聳然恭謹志

存中正雖不能久可以習焉豈非治心之道歟一矢之失猶一得之虧也豈非修身之道歟兢兢業業慎終如始豈非爲國之道歟君子之爲之也確然不動其心儼然不改其容未得之而不懾既得之而不驕小人之爲之也俯身引臂挾巧取奇苟得而無愧豈非觀人之道歟繇是言之聖人取以爲禮宜矣彼博奕者以詭譎相高以殘賊相勝孔子猶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爲之猶賢乎已況投壺者又可鄙略而輕廢哉古者壺矢之制揖讓之容今雖闕焉然其遺風餘象猶髣髴也世傳投壺格圖皆以奇儁難得

者爲右是亦投瓊探鬮之類耳非古禮之本意也余今更定新格增損舊圖以精密者爲右偶中者爲下使夫用機徼幸者無所措其手焉壺口徑三寸耳徑一寸高一尺實以小豆壺去席二箭半箭十有二枚長二尺有四寸以全壺不失者爲賢苟不能全則積筭先滿百二十者勝後者負俱滿則餘筭多者勝少者負爲圖列之左方并各釋其指意焉

有初箭十筭 首箭中者君子作事謀始以其能慎始故賞之第二箭以下連中不絕者皆五筭若一箭不中次箭皆爲散箭其連中內有貫耳及驍者其箭別計假若有初箭仍貫耳則二十筭

是也舊圖初箭一籌其次每箭加二籌盡四箭而止甚非勸功之道今自二箭以下連中不絕者皆賞之所以勉人於不解也

全壺無筭　無筭者不以耦之筭數多少皆勝之也若兩人俱全則復計其餘筭以次勝負夫爲山九仞功虧一簣全壺實難故君子貴之

有終十五筭　末箭中也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故比之有初又加五筭也

散箭一筭

貫耳十筭　耳小於口而能中之是其用心愈精故賞之

驍箭十筭　箭謂之驍皆俊猛意也謂投而不中箭激反躍捷而得之復投而中者也爲其已失而復得之不遠復善補過者也故賞之若復投而貫耳者其筭別計復投而不中者廢之

敗壺不問已有之筭皆負謂十二箭俱不中大無功也若兩人皆敗則亦計餘筭以決勝負

橫耳謂箭橫加耳上舊五十籌橫壺橫加壺口舊四十籌皆依常筭無賞偶然而橫非投者工何足以賞若爲後箭所擊而墜地者與不中同

倚竿箭斜倚壺口中舊十五籌龍首倚竿正箭首正向已者舊十八籌龍尾倚竿而箭羽正向已者舊十五籌狼壺轉旋口上而成倚竿者舊十四籌

帶劍貫耳不至地者舊十五籌耳倚竿舊十五籌皆廢其筭傾邪險詖不在於善而舊圖以爲奇箭多與之筭甚無謂也今廢其筭所以罰之然亦異於不中者故於連中全壺皆得通數若爲後箭所擊及自墜壺若耳中者倒中舊百二十籌

倒耳舊不問籌數並滿壺中之筭盡廢之顛倒反覆惡之大者奈何以爲上賞今盡廢其筭所以明逆順之道

司馬文正公集卷六十五終

司馬文正公集卷之六十六

臨汾後學劉組曾重鐫

序一

百官表總序

四海至廣雖聖人不能獨治萬幾至衆雖聖人不能徧知是故設官以分其事量能而授之任自生民以來有國家者莫之能易也唐虞夏商尚矣周官具存粲然大備降及秦漢迄于隋唐雖不能如三代之粹美然上下相維皆有條緒孔子稱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又曰必也正名乎名

之宜正者無若百官唐初職事官有六省一臺九寺三監
十六衛十率府之屬其外又有勳官散官勳官以賞戰功
散官以褒勳舊故必折馘執俘然後賜勳積資累考然後
進階以其不可妄得故當時人以爲榮及高宗東封武后
預政欲求媚於衆始有汎階自是品秩寖訛朱紫日繁矣
肅宗之後四方靡沸兵革不息財力屈竭勳官不足以勸
武功府庫不足以募戰士遂并職事官通用爲賞不復選
材無所愛吝將帥出征者皆給空名告身自開府至郎將
聽臨事注名後又聽以信牒授人有至異姓王者於是金

帛重而官爵輕矣或以大將軍告身纔易一醉其濫如此重以藩方跋扈朝廷畏之窮極褒寵苟求姑息遂有朝編卒伍暮擁節旄夕解緹衣旦紆公袞者矣流及五代等第益紊三公端揆之貴施於軍校衣紫執象之榮被於胥史名器之亂無此爲甚大宋受命承其餘弊方綱紀大基未暇釐正故臺省寺監衛率之官止以辨班列之崇卑制廪祿之厚薄多無職業其所謂官者乃古之爵也所謂差遣者乃古之官也所謂職者乃古之加官也自餘功臣檢校官散官階勳爵邑徒爲煩文人不復貴凡朝廷所以鼓舞

群倫緝熙庶績者曰官曰差遣曰職而已於三者之中復有名同實異交錯難知又遷徙去來常無虛日欲觀其大畧故自建隆以來文官知雜御史以上武官閤門使以上內臣押班以上遷除黜免删其煩冗存其要實以倫類相從以先後相次爲百官公卿表云

河南志序 元豐六年作

周官有職方土訓誦訓之職掌道四方九州之事物以詔王知其利害後世學者爲書以述地里亦其遺法也唐麗正殿直學士韋述爲兩京記近故龍圖閣直學士宋君敏

求字次道演之爲河南長安志凡其廢興遷徙及宮室城郭坊市第舍縣鎭鄉里山川津梁亭驛廟寺陵墓之名數與古先之遺迹人物之俊秀守令之良能花卉之殊尤無不備載考諸韋記其詳不啻十餘倍開編粲然如指諸掌眞博物之書也次道性嗜學先正宣獻公蓄書三萬卷次道自毀齒至于白首從事其間未嘗一日捨置故其見聞博洽當時罕倫又閑習國家故事公私有疑咸往質焉又喜著書如唐書仁宗實錄國史會要集注史記之類與衆共之或專修而未成者皆不計外其手自纂述已成者凡

四百五十卷蓋昔人所著未有若此其多也次道既沒太尉潞公留守西京其子慶曾等奉河南志以請於公曰先人昔嘗佐此府叙其事尤詳惜其傳於世者甚鮮願因公刻印以廣之豈徒先人蒙不朽之賜於泉壤抑亦使四方之人未嘗至洛者得之如遊處已熟後世聞今日洛都之盛者得之如身逢目睹也幸公留意公從之且命光爲之序光於次道友人也烏敢以固陋而辭

劉道源十國紀年序

皇祐初光爲貢院屬官時有詔士能講解經義者聽別奏

名應詔者數十人趙周翰爲侍講知貢舉問以春秋禮記大義其中一人所對㝡精詳先具注疏次引先儒異說末以己意論而斷之凡二十問所對皆然主司驚異擢爲第一及發糊名乃進士劉恕年十八矣光以是慕重之始與相識道源乃其字也道源是歲賦詩論策亦入高等殿試不中格更下國子監試講經復第一釋褐鉅鹿主簿還和川令陸介夫爲廣西帥奏掌機宜前世史自太史公所記下至周顯德之末簡策極博而於科舉非所急故近歲學者多不讀之故鮮有能道之者獨道源篤好之爲人强記

紀傳之外閭里所錄私記雜說無所不覽坐聽其談滾滾無窮上下數千載間細大之事如指掌皆有稽據可驗令人不覺心服英宗皇帝雅好稽古欲徧觀前世行事得失以爲龜鑑光承乏侍臣嘗從容奏舊史文繁自布衣之士鮮能該通况天子一日萬幾誠無暇周覽乞自戰國以還訖于顯德凡關國家之興衰繫衆庶之休戚善可爲法惡可爲戒者詮次爲編年一書删其浮長之辭庶於奏御差便上甚喜尋詔光編次歷代君臣事迹仍謂光曰卿自擇館閣英才共修之光對曰館閣文學之士誠多至於專精

史學臣未得而知所知者惟和川令劉恕一人而已上曰
善退卽奏召之與共修書凡數年間史事之紛錯難治者
則以諉之道源光蒙成而已今上卽位更命其書曰資治
通鑑王介甫與道源有舊深愛其才熙寧中介甫叅大政
欲引道源修三司條例道源固辭以不習金穀之事因言
天子方屬公以政事宜恢張堯舜之道以佐明主不應以
財利爲先介甫雖不能用亦未之怒道源嘗見之輙盡誠
規益及呂獻可得罪知鄧州道源往見介甫曰公所以致
人言蓋亦有所未思因爲條陳所更法令不合衆心者宜

復其舊則議論自息介甫大怒遂與之絕未幾光出知永興軍道源曰我以直道忤執政今官長復去我何以自安且吾親老不可久留京師即奏乞監南康軍酒得之光尋判西京留臺奏選書局於洛陽後數年道源奏請身詣光議修書事朝廷許之道源水陸行數千里至洛陽自言比氣羸憊必病且死恐不復得再見留數月而歸未至家遭毋喪俄得風疾右手足偏廢伏枕再朞痛苦備至每呻吟之隙輒取書修之病益篤乃束書歸之局中以元豐元年九月戊戌終官至秘書丞年止四十七嗟呼以道源之耿

介其不容於人齟齬以沒固宜天何爲復病而夭之邪此益使人痛惋惝怳而不能忘者也道源嗜學方其讀書家人呼之食至羹炙冷而不顧夜則臥思古今或不寐達旦在和川時以公事適野見劉聰太宰劉雄碑嘉平五年始改建元正舊史之失在洛陽與光偕如萬安山道旁有碑讀之乃五代列將人所不稱道者道源即能言其行事始終歸驗於舊史信然宋次道知亳州家多書道源枉道就借觀之次道日具酒饌爲主人禮道源曰此非吾所爲來也殊廢吾事願悉撤去獨閉門晝夜讀且抄留旬日盡其

書而去目爲之翳道源致疾亦由學之苦邪方介甫用事
呼吸成禍福凡有施置舉天下莫能奪高論之士始異而
終附之面譽而背毀之口服而心非之者比肩是也道源
獨奮厲不顧直指其事是曰是非曰非或面刺介甫至變
色如鐵或稠人廣坐介甫之人滿側道源公議其得失無
所隱惡之者側目愛之者寒心至掩耳起避之而道源曾
不以爲意見質厚者親之如兄弟姦謟者疾之如仇讐因
是困窮而終不悔此誠人之所難也昔申棖以多慾不得
爲剛微生高以乞醯不得爲直如道源者可以爲剛直之

士乎道源家貧至無以給旨甘一毫不妄取於人其自洛陽南歸也時已十月無寒具光以衣襪一二事及舊貂褥贐之固辭強與之行及潁州悉封而返之於光而不受於佗人可知矣尤不信浮屠說以爲必無是事曰人如居逆旅一物不可乏去則盡棄之矣豈得齎以自隨哉可謂知之明而決之勇矣道源好著書志欲籠絡宇宙而無所遺不幸早夭其成者十國紀年四十二卷庖羲至周厲王疑年譜共和至熙寧年畧譜各一卷資治通鑑外紀十卷餘皆未成其成者亦未以傳人曰今柳芳唐曆本皆不同由

芳書未成而傳之故也期於瞑目然後傳病亟猶汲汲借
人書以參校已之書是非其失氣垂盡乃口授其子羲仲
爲書屬光使譔埋銘及十國紀年序且曰始欲諸國各作
百官及藩鎮表未能就幸於序中言之光不爲人譔銘文
已累年所拒且數十家非不知道源託我之厚而不獲承
命悲愧尤深故序平生所知道源之美附於其書以傳來
世道源自言其先萬年人六世祖虔唐末明經及第爲臨
川令卒官遇亂不能歸遂葬高安因家焉南唐以高安爲
筠州今爲筠州人父涣字凝之進士及第爲潁上令不能

屈節事上官年五十棄官家廬山之陽且三十年矣人服其高歐陽永叔作廬山高以美之今爲屯田員外郎致仕云

名苑序 慶曆九年作

孔子稱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乃至於百姓無所措手足甚矣聖人重名之至也劉子政述九流有名家者流曰尹文子公孫龍子等凡七家尹文子今存其術雜黃老刑名之言耳餘書更歷久遠世鮮傳之今有孫氏釋名蓋亦其類也昔者魯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周

人以栗曰使民戰栗孔子聞之深非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戒其後復爲也兩漢以來儒者務爲此態旁貫曲取紓辭蔓說至有依聲襲韻強爲立理誠可閔笑者甚衆此非宰我栗社之比邪今釋名之文亦猶是矣抑亦失聖人之旨遠哉愚嘗念之久矣間因觀經傳諸書有可以正名者因記之竊以爲備萬物之體用者無過於字包衆字之形聲者無過於韻今以集韻本爲正先以平上去入衆韻正其聲次以說文解字正其形次以訓詁同異辯其理次以經傳諸書之言證其實命曰名苑其有法制

云爲時遷物變者亦畧叙其沿革欲人知其源流變態云爾至於魚蟲草木之類雖纖苛煩碎非慷慨君子所當用心然亦重名之一節爾至於三才道德禮樂善惡眞僞之名輔佐世治其功亦不細哉所謂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將來君子好學樂道庶幾亦有取焉

古文孝經指解序

聖人言則爲經動則爲法故孔子與曾參論孝而門人書之謂之孝經及傳授滋久章句漫差孔氏之人畏其流蕩

失眞故取其先世定本雜虞夏商周之書及論語藏諸壁中苟使人或知之則旋踵散失故雖子孫不以告也遭秦滅學天下之書掃地無遺漢興河間人顏芝之子得孝經十八章儒者相與傳之是爲今文及魯恭王壞孔子宅而古文始出凡二十二章當是之時今文之學已盛故古文排擯不得列於學宮獨孔安國及後漢馬融爲之傳諸儒黨同疾異信僞疑眞是以歷年累百而孤學沉厭人無知者隋開皇中秘書學士王逸於陳人處得之河間劉炫爲之作稽疑一篇將以興墜起廢而時人已多議笑之者及

唐明皇開元中詔議孔鄭二家劉知幾以爲宜行孔廢鄭於是諸儒爭難蠭起卒行鄭學及明皇自注遂用十八章爲定先儒皆以爲孔氏避秦禁而藏書臣竊疑其不然何則秦世蝌斗之書廢絕已久又始皇三十四年始下焚書之令距漢興纔七年耳孔氏子孫豈容悉無知者必待恭王然後迺出蓋始藏之時去聖未遠其書宜眞與夫佗國之人轉相傳授歷世疏遠者誠不侔矣且孝經與尚書俱出壁中今人皆知尚書之眞而疑孝經之僞是何異信膾之可啗而疑炙之不可食也嗟乎眞僞之明皦若日月而

歷世爭論不能自伸其中異同不多然要爲得正此學者所當重惜也前世中孝經多者五十餘家少者亦不減十家今秘閣所藏止有鄭氏明皇及古文三家而已其古文有經無傳案孔安國以古文時無通者故以隸體寫尚書而傳之然則論語孝經不得獨用古文此蓋後世好事者用孔氏傳本更以古文寫之其文則非其語則是也夫聖人之經高深幽遠固非一人所能獨了是以前世並存百家之說使明者擇焉所以廣思慮重經述也臣愚雖不足以度越前人之胸臆闚望先聖之藩籬至於時有所見亦

各言爾志之義是敢輒以隸寫古文爲之指解其今文舊注有未盡者引而伸之其不合者易而去之亦未知此之爲是而彼之爲非然經猶的也一人射之不若衆人射之其爲取中多也臣不敢避狂僭之罪而庶幾於先王之道萬一有所裨焉

洛陽耆英會序 元豐五年正月作

昔白樂天在洛與高年者八人遊時人慕之爲九老圖傳於世宋興洛中諸公繼而爲之者凡再矣皆圖形普明僧舍普明樂天之故第也元豐中潞國文公留守西都韓國

富公納政在里第自餘士大夫以老自逸於洛者於時爲多潞公謂韓公曰凡所爲慕於樂天者以其志趣高逸也奚必數與地之襲焉一日悉集士大夫老而賢者於韓公之第置酒相樂賓主凡十有一人旣而圖形妙覺僧舍時人謂之洛陽耆英會孔子曰好賢如緇衣取其敝又改爲樂善無厭也二公寅亮三朝爲國元老入贊萬幾出綏四方上則固社稷尊宗廟下則熙百工和萬民爲天子腹心股肱耳目天下所取安所取平其勳業閎大顯融豈樂天所能庶幾然猶慕效樂天所爲汲汲如恐弗及豈非樂善

無厭者與又洛中舊俗燕私相聚尚齒不尚官自樂天之會已然是日復行之斯乃風化之本可頌也宣徽王公方留守北都聞之以書請於潞公曰某亦家洛位與年不居數客之後顧以官守不得執巵酒在坐席良以爲恨願寓名其間幸無我遺其爲諸公嘉羨如此光未及七十用狄監盧尹故事亦預於會潞公命光序其事不敢辭時五年正月壬辰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崇福宮司馬光序

開府儀同三司守司徒武寧軍節度使致仕韓國公富

彌字彥國年七十九

河東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守太尉判河南府兼西京留守司事潞國公文彥博字寬夫年七十七

司封郎中致仕席汝言字君從年七十七

太常少卿致仕王尚恭字安之年七十六

太常少卿致仕趙昺字南正年七十五

秘書監致仕劉几字伯壽年七十五

衛州防禦使致仕馮行已字肅之年七十五

太中大夫充天章閣待制提舉崇福宮楚建中字正叔

年七十三

司農少卿致仕王謹言字不疑年七十五

太中大夫提舉崇福宮張問字昌言年七十一

龍圖閣直學士通議大夫提舉崇福宮張燾字景元年七十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崇福宮司馬光字君實年六十四

司馬文正公集卷之六十六終

司馬文正公集卷六十六終

司馬光字君實年六十四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崇福宮

七十

龍圖閣直學士通議大夫提舉崇福宮張燾字景元年

太中大夫提舉崇福宮張問字昌言年七十一

司農少卿致仕王謹言字不疑年七十五

年七十三